



旦以危前

◎ 凤歌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昆仑前传

◎ 凤歌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昆仑前传 / 凤歌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06.3
ISBN 7-5317-1932-0

I. 昆… II. 凤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14398 号

昆仑前传

Kunlun Qian Zhuan

作 者 / 凤 歌
绘 图 / 张 禄
责任编辑 / 徐秀梅 高 璐
封面设计 / 闫薇薇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/ 150010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河北省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/ 787 × 1092 1/16
印 张 / 14.5
插 页 / 2
字 数 / 180 千
版 次 / 2006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/ 20.00 元
书 号 / ISBN 7-5317-1932-0/I · 1781



修订版自序

其实，把这部小说称为《昆仑》的前传，并不妥当，准确地说来，昆仑应该是它的后传才对。

记得动笔之时，只是想写一个呆少年与刁蛮女的爱情故事，后来发觉，除了他们，还可以写一些别的事，别的人，比如英雄侠义，为国为民。故事的发展，远比我最初的设想壮阔，竟至于不可收拾，于是有了合州之战，有了梁萧，有了天机宫，有了山河颠覆，儿女衷肠……到后来，我发觉，自己已从情节的绝对掌控者，渐变一个故事的旁观者和讲述者，因为，一旦文中的人物拥有了个性，作者一手遮天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。

不过，初次写作的感受还是令人怀念的，就像一个孤独的寻宝者，在路途中不断发现一颗一粒的珍宝，那种惊喜和激动，至今回想，仍然甜蜜；很喜欢梁文靖在困境中，能够随遇而安，用讲故事的方式去排遣烦恼和苦难，也很喜欢萧玉翎的天真无邪，以及她对爱情童话般的执著。所以说，这是我在纯净的时代，写下的一个纯净的故事，而那种纯净的感动与感伤，如今已很难体会到了。

很庆幸，前传的出版，给了我一个重温旧梦的机会，从技巧和



结构，以及人物而言，前传的旧文还是流于青涩，所以我进行了若干增删，增添了若干人物，比如淮安王的真身，原文中只是虚写，但新文中得以出场；此外，还增添了一个淮安的旧情人，面对梁文靖这个假王，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。在旧文中，除了白朴，对川中豪杰刻画很粗略，所以在这方面也下了功夫，增加了几个有特色的江湖人。当然，最重要的修改还是男女主角的感情线索，原文中二人的相知相爱、离合散聚都很简陋，个性也平面化，而在改后的版本中，这些问题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，由棱角分明，变得流畅和谐，这里面，或许不只是小说的技巧的改变，也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变化。

毕竟，去动笔至今已有五年，经过五年的光阴，我想无论是人是文，都会渐渐脱去青涩多刺的外衣，显露出圆润自然的本色吧。

凤 歌

二零零六年三月

人物谱

本是一介书生，因躲避兵祸而随父入川。途遇大宋淮安王遇刺。文靖因相貌酷似淮安王，而阴差阳错地开始了自己的英雄传奇。

梁文靖



「这女娃儿美得邪气」，说的正是萧玉翎。来自蒙古大漠，乃是「黑水滔滔，荡尽天下」萧千绝的徒弟。虽是美貌中带三分邪气，但此番初涉中土却是不谙世事，一派天真。

萧玉翎



人物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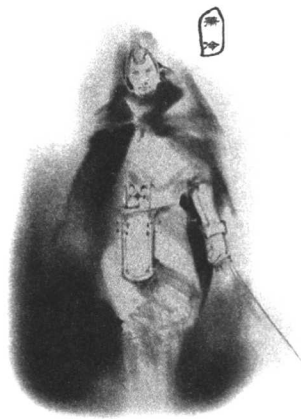
淮安王帐下策士，同时也是
一代宗师公羊羽的弃徒。
谋略深沉，「须弥芥子掌」
千变万化。在故事的最初，
梁文靖的命运几乎便掌握
在他的手里。

白朴



蒙哥汗帐下高手，亦是
「黑水一怪」萧千绝的大
徒弟，「修罗灭世刀」傲
视群雄。鹰鼻深目，黑
衣如墨。是一个令人不
寒而栗的冷酷杀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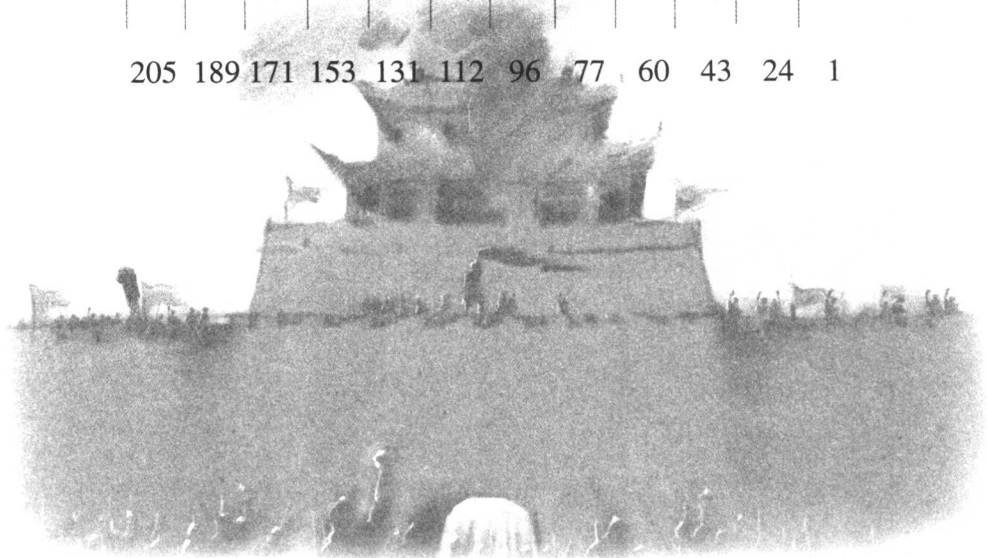
萧冷



真武大帝前传

contents 目录

满江红	鹤冲天	水龙吟	破阵子	战城南	诉衷情	江城子	好事近	蝶恋花	踏莎行	更漏子	蜀道难
205	189	171	153	131	112	96	77	60	43	24	1





大巴山脉，西接秦岭，东连巫峡，雄奇险峻，天下知名。

其时空山寂寂，虫偃鸟息，遥遥几声人语，落在空山，分外清晰。遥见绝壁千尺，鸟道蜿蜒，一老一少，迤邐而来。

那老者五旬年纪，肩宽臂长，身量甚高；那少者未及弱冠，眉目俊朗，略显瘦弱。

倏尔一阵山风吹来，掀起崖上枯藤。少年瞧见藤下“神仙渡”三个大字，失笑道：“爹爹，这三个字也不怕人笑话？依我看，这里比起华山的‘鹞子翻身’，可差得远了。”

那老者摇头道：“你这猴儿，只知天险，哪知人祸，这里自古强人出没，沟壑之下，也不知填了多少行商的白骨？”

那少年姓梁，名文靖，生平初次远游，闻言吐吐舌头，晃头笑道：“其险也若此，嗟尔远道之人，胡为乎来哉！”

那老者道：“你又在掉什么文？”梁文靖笑道：“这是李白《蜀道难》里的话，说的是：‘既然蜀道如此艰险，远来的游子，为何还要来呢？’”梁姓老者冷笑道：“你懂个屁，士子求名，商人求利，若非为了一口饭



吃，谁肯抛妻弃子，来这个鬼地方。”

梁文靖被父亲责骂惯了，笑笑又问：“不知咱们会不会遇上强盗？”梁姓老者道：“遇上了又如何？”梁文靖道：“果真遇上了，倒说不定谁抢谁呢。”梁姓老者打量他一眼，道：“就凭你那几下三脚猫武艺？”

梁文靖面皮一热，抗声道：“爹总说我武艺不好。玄音道长却说我悟性，上次我一个打两个，羽清、羽灵那两个小道士还不是输给我了。”

梁姓老者蓦地怒形于色，厉声喝道：“你有脸说？羽清羽灵不过十岁，你说，你有几岁？”手指几乎戳在梁文靖的鼻子尖上。

这时间，前方山道忽来一声轻笑，落在空山里，颇为扎耳。梁姓老者不料前方有人，心生警惕，忙示意儿子噤声。父子二人转过一道山梁，只见林莽丛生，围定一方空地，空地上或站或坐、有老有少，竟有二十来人，多着一色紫缎长衫，镂金点翠，唯有一位黄袍公子笑吟吟居中独坐，另有一名白衣文士，折扇轻摇，气派从容。

梁氏父子不及开口，黄袍公子又笑道：“一个打两个，妙极，妙极？”梁文靖听出讥讽，俊脸涨红，但他拙于交际，在父亲面前尚能谈笑，遇上生人，十九作声不得。

那公子见他局促，更觉好笑，他这几日路途寂寞，见这父子山野莽夫，顿生戏弄之心，便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会武吗？”说罢，却见梁文靖呆怔不语，顿生不悦，还未说话，他身后一个紫袍汉子已厉声喝道：“兀那小子，我家主人问你话，怎不回答？”

梁文靖恍然一惊，瞪着那公子道：“你……你说我吗？”

黄袍公子见他呆里呆气，不觉莞尔，心道：“终是乡下人的孩子，愚钝得紧。”便又笑道：“不错，我问你呢？”梁文靖正要答话，忽听父亲冷哼一声，忙又闭口。

那公子却不死心，又笑道：“听小兄弟的话，颇以武艺自矜。可巧，

我这些护卫都会两下把势，左右闲着，我挑上一个，跟你比画比画如何？”

梁文靖奇道：“我又不认得你们，干吗要比画比画？”那公子笑道：“以前不认得，如今不就认得了？大伙儿能在这荒山相逢，也是几世修不来的缘分。”他说到这里，斜睨着梁文靖，道：“怎么，你不敢？”

梁文靖到底血气方刚，被他一激，不由得面皮涨紫，大声道：“谁不大了？”不顾那梁姓老者的眼色，一步跨上。那公子拍手道：“如此方好，严刚，就你吧。”

他身畔一名紫衣青年应声上前。梁文靖话一出口，便觉后悔，忐忑间，忽见出列这人浓眉细目，与自己年纪相仿，不由心神大定：“他年纪不大，本事必然有限，我先下手为强，狠狠摔他一跤，也叫这千人不得小瞧我。”当下吐个架子，严刚眉头一皱，梁文靖早已一个虎扑，纵身抢来，左手扭他右臂，足下横扫，这本是相扑中极平常的法门，但胜在突然施袭，严刚愕然间被他扯住袖口，哧的一声，从袖到肘撕了一条大口子。众人均知那公子哥儿的心思，乐得从旁看戏，忽见严刚吃亏，顿时哄然大笑。

严刚被众人嘲笑，恼羞成怒，忽地反手一掌，闪电也似打中梁文靖左颊。梁文靖倒退两步，眼前金星乱进，眼泪止不住淌了下来。严刚一巴掌将他打退，低头一看袖口破损处，恼怒更甚，晃身间又欺到梁文靖面前，左手一招，梁文靖正要躲闪，不妨严刚左手乃是虚招，右手忽出，又是一掌，掴中他右颊。这一下出手更沉，梁文靖立地转了一圈，跌出丈外，黄袍公子一千人见他狼狈，笑得更欢。

严刚听得笑语，有心卖弄，不待梁文靖摔倒，箭步抢到，一伸手捏住他后颈，梁文靖一挣无功，严刚心狠手辣，顺势捏住他腰眼，喝一声：“起来。”将梁文靖举将起来，喝道：“给我去吧。”方要掷出，忽觉后颈酸麻，竟也被人捏住，继而手中一空，梁文靖已被夺走，他急欲转身，忽觉来人顺





他转身之势重重一带，严刚一个立足不住，向那黄袍公子撞去。

那公子笑嘻嘻坐定，却不躲闪，眼看严刚撞到，他身侧一名美髯老者蓦地起身，抬手按在严刚肩上，严刚便似撞在一堵墙上，身形顿止。但他身处两股大力之间，纵然止步，仍觉小腿酸软，几乎跪倒，当下长吸一口气，回头怒视，却见梁文靖面颊高肿，傻愣愣站在那梁姓老者身边，那梁姓老者也斜了眼，冷冷负手而立。

严刚恍然明白，这一摔定是拜这老者所赐，他生平养尊处优，何曾受过这等折辱，怒气陡盛，噌的一声，便从同伴腰间拔出一口剑来，不防那公子伸手拦住，笑道：“罢了，大家玩耍解闷，何苦舞刀弄枪的，伤了和气。”一干随从见同伴吃亏，均有助拳之念，听得这话，只得纷纷退下。

那公子俊目转动，向那梁姓老者拱手笑道：“老先生好本事。”那老者也不回礼，淡然道：“不敢当，乡下人的粗蠢把势，入不得公子法眼。”那公子见他气度沉稳，眉间隐含威仪，不由暗暗称奇：“这一介村夫，竟有将帅之气。”略一沉吟，又笑道：“敢问先生大号？”

那老者道：“大号不敢当，区区姓梁，名天德，蜀中人士，在外漂泊已久，此次入川，只盼骸骨还乡，不愧祖宗。”那公子见他说得郑重，心中疑问竟难出口，便笑了笑，目光落到梁文靖身上，见他双颊高肿，又觉好笑，说道：“小兄弟，方才严刚不懂事，多有得罪。但你本事到底差了些，今后可要记着用功，要么不是一个打两个，怕是两个也打不过一个。”说罢哈哈大笑。

梁文靖面色涨紫，恨不得钻地而入。那公子见他羞愧神色，蓦地心头一动，向那白衣文士笑道：“白先生，你瞧，此子像谁？”那白衣文士瞧了梁文靖一眼，淡然道：“恕白朴愚昧，倒是没瞧出来？”那公子瞧了白朴一眼，眉间掠过一丝不悦，又向那出手阻挡严刚的美髯老者道：“端木先生以为如何？”

那老者皱了皱眉，面上忽现尴尬之色。那公子笑道：“不必拘泥，但

说无妨。”那老者苦笑道：“回主公，端木长歌以为，这个小子也不知从哪儿得了些造化，形容上竟与主公有些许相似，只不过土头土脑，论及风流气度，却不及主公之万一了。”那梁姓老者听二人谈论，忍不住瞧了儿子一眼，再瞧那黄袍公子，果觉二人有些貌似。

那公子又打量文靖一阵，忽而笑道：“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没料这荒山野岭，竟然有人与赵某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便听白朴咳嗽一声，黄袍公子一愣，哈哈笑道：“是了，赶路要紧……”走出两步，又回头瞥了梁文靖一眼，拉过那白朴，低语两句，白朴一怔，连连摇头，又郑重答应两句。那公子眉间生寒，面露不虞，白朴又说了几句，他才勉强点头，但见白朴还要再说，似感不耐，一甩袖子，去得远了。

梁天德见那二人耳语间，不时觑看梁文靖，不由暗暗留心，顺风听来，隐约听到“特生”二字，虽然不明其意，但总觉不祥，瞧那群人去远，不觉皱眉沉吟。

梁文靖则摸着双颊，既羞又痛，直怨父亲没替自己讨还公道，按理也该打那严刚两个耳刮子才对。梁天德听得多了，焦躁起来，怒道：“技不如人，别说两个耳刮子，便被人打死也活该，早知如此，就该少念两本鸟书，多练几天拳脚才对。”

梁文靖啜嚅两下，作声不得。原来梁天德武艺虽好，这儿子却是根不可雕琢的朽木，酷好诗书，疏于习武，但凡梁天德所教本事，他学不了三成，便即厌倦，百般偷懒敷衍，梁天德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书也撕了无数，但这小子就是不改恶习。梁天德灰心之余，唯有任他去了，但想这孩子既好读书，留在北方，蒙古人重武轻文，全无用处，唯有大宋科举取士，读书人方能取些功名，是故思量再三，正当举棋未定之际，忽又遇上一桩大事，逼得他当机立断，携子南归。

斥责一阵，梁天德怒气略消，料想那公子一行走得远了，便大步流星，走在前面，梁文靖悻悻尾随。





两人走了一程，行将日暮，忽听身后有人遥遥歌道：“噫吁嘻，危乎高哉，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！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。尔来四万八千岁，不与秦塞通人烟……”

二人回头望去，但见山路尽头，走来一个穿着破旧的儒生，面色酡红，醉态可掬，提着一只红漆葫芦，一步一摇，边走边唱，“西当太白有鸟道，可以横绝峨眉……呃……峨眉巅……呃……”走过二人身边，忽地站立不住，一个踉跄。梁文靖心热，忙伸手去扶，那儒生却将破袖一拂，推开文靖，续唱道：“地崩山摧壮士死，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，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，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，黄鹤之飞尚不得过，猿猴欲度愁——攀——缘，哈哈——愁攀缘也愁攀缘。”走过两人身前，翻过山梁，消失不见。

梁文靖皱眉道：“爹爹，前方路险雾重，他这样子，遮莫摔到山谷里去？”

梁天德冷笑道：“落第举子，无聊文人，大宋朝别的没有，就是软骨头的穷酸太多。”嘴上讥讽，心中却暗赞儿子秉性仁善，思虑周详，当下飞步赶上，不料走了约莫一里路程，仍没见那儒生影子。

正觉骇异，梁文靖也气喘吁吁赶将上来，奇道：“这儒生走得好快。”一转眼，忽见父亲脸色发白，不由吃惊道：“莫非这一眨眼，他便已摔下去了？”探头向谷底一瞧，却见白雾茫茫，莫窥其深，还欲细瞧，便觉目眩，慌忙直起身来，一颗心扑扑直跳。

梁天德也觉惊疑，父子二人又来回寻了一阵，仍不见儒生影子，不觉背脊上均生出寒意，梁文靖忽地哆嗦道：“爹，咱们莫不是遇上鬼了？”梁天德怒道：“大白天的，尽说胡话，那人红光满面，哪会是鬼！”

梁文靖道：“若不然，那必是摔到谷里去了，但既然落下去，怎又不闻声息，莫不是喝得太多，醉死过去了？”梁天德皱起浓眉，百思莫解，瞧那山谷，又觉太深，难以下谷一探，何况萍水相逢，也不值得费如此

大力。念头数转，也就罢了。

遇上这等事，父子没了言语，只闷头走路。走了一程，忽见清溪流淌，小桥飞渡，桥那头数峰青山，拥着三两户人家。

梁文靖欢呼一声，快步奔过桥去。梁天德见他举止浮浪，心生不悦。不想方才过桥，便见前方转出两人，一个体格雄壮，凤眼半开，正是端木长歌，另一个少年清俊，却是严刚。严刚一见二人，便哈哈笑道：“两位脚程太慢了，累咱们好等。”

梁天德见二人神色不善，不觉皱眉。梁文靖与严刚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叫道：“再打一场吗？”严刚嘿笑道：“妙得紧。”端木长歌伸手笑道：“严刚，别逞意气，忘了主公的交代。”严刚瞪了梁文靖一眼，悻悻退下。

端木长歌含笑道：“梁老先生，在下有一事相商，不知先生可有兴致。”梁天德淡然道：“鄙人路途尚远，不容耽搁，还请见谅。”说毕便往前行，忽觉杀机一紧，涌将过来，顿时止步，厉声喝道：“二位将欲何为？”一抖手，忽地向端木长歌劈去，端木长歌侧身避过，不料梁天德身形一闪，却向严刚扑至，严刚只觉锁骨一痛，已被梁天德扣紧，顿时浑身酥麻，扑通跪倒。

原来梁天德已知端木长歌武功不在自己之下，急切难胜，是故声东击西，佯攻端木长歌，实则避强击弱，出其不意擒下严刚。正要开口说话，忽听端木长歌一声冷哼，身形陡然拔起，只一晃便到梁文靖身前，梁文靖不及惊呼，已被他一把掐住脖子，提得双脚离地。

梁天德脸色大变，怒道：“好贼子。”手掌搁在严刚头顶，道：“快将我儿放下，要么这一掌下去，大家都不好看。”端木长歌笑道：“老先生不妨试试，除非我手里这个不是老先生的亲生子儿，要么，老先生这一掌下去，必然后悔。”

梁天德脸色变了数变，但见梁文靖涨红了脸，口中呜呜，无法成





声。梁天德呆了呆，终究颓然一叹，将严刚放开。严刚一得自由，反手便是一肘，正中他胸口，梁天德倒退两步，脸上透出一阵血红。

严刚抢上一步，扣住他衣领，紧咬白牙，狞笑道：“死老鬼，总叫你落到小爷手里。”他两度为梁天德所制，怒气难抑，正要狠下毒手，忽听端木长歌冷冷道：“罢了，正事要紧。”

严刚一听，蓦地想起来意，狠啐一口，放开梁天德。端木长歌右手不离梁文靖颈项，微微笑道：“不才在前方备下薄酒，还请老先生赏脸。”梁天德忌惮儿子生死，不敢不从，但觉胸口中肘处隐隐作痛，不由咳嗽数声，捂着胸，尾随端木长歌来到一户农家前。

堂内早已支下一张木桌，四人围桌坐定。一名村妇哆哆嗦嗦捧上杯盘，斟了几杯村醪，不待众人发话，又慌张退去。

端木长歌笑道：“梁先生请。”虽如此说，却不举杯，梁天德不敢违拗，只得举杯饮尽，但觉滋味淡薄，有如白水。梁文靖见父亲为人如此逼仄，心中好不难过。

端木长歌打量梁天德半晌，忽而笑道：“令父子情深，令人感动。不才倒是得罪了。只可惜上命在身，难以违背。”梁天德冷道：“何必假惺惺的，有话便说。”

端木长歌笑道：“老先生当真快人快语。说起来，你也见过在下的主公，敝主公对令郎一见倾心……”梁天德脑中嗡的一声，心中大震：“那人莫非有龙阳之好，断袖之癖……”正自胡乱猜测，却听端木长歌续道：“主公特意命我前来，聘请令郎做他的护卫，不知老先生答不答应？”

梁天德一愣，心道若仅是护卫，这二人何以来势汹汹，一团杀气，他也是久经世事之人，略一思忖，便摇头道：“令主公帐下均是能人，小儿本事有限得很，如何高攀得上。”

端木长歌笑道：“武功却在其次，令郎的妙处在于他……咳，他与敝主公颇为貌似，这就十分难得了……”梁天德一惊，正自思忖，端木

长歌又笑道：“我家主公乃当今贵人，令郎若从了他，势必荣华富贵，享之不尽，子女金帛，予取予求，此等机遇千载难逢，万望梁先生三思。”

梁天德沉吟片刻，再瞧梁文靖一眼，不由暗叹了口气，淡然道：“你虽不说明，我倒猜到几分了，你那主人莫不是要我儿子给他去做送死的替身？”

端木长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先生怎么猜到的？”

梁天德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那主公既然贵于当今，必有权势。但凡人世间权势，争夺者多，得之者少，他料也结下不少仇家，怕人暗算，是故想找个容貌相若之人，给自己挡刀挡剑吧？”

端木长歌拍手笑道：“老先生好见识，你既然猜到了，我也就不啰唆。今日之事，老先生情愿也好，不情愿也好，都已成定局，不容变改了。”话音未落，梁天德便觉背心一痛，情知严刚动手，不由怒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那主公为什么不自己来说，却让你两个鬼鬼祟祟，耍弄手段。”

端木长歌笑道：“主公本有此想，但他身边有人不答应，只好委托鄙人，暗中行事了。”梁天德一愣，脱口道：“那人是谁？”端木长歌未及答话，忽听门外有人悠悠叹道：“那便是区区在下了。”

端木长歌凤眼陡张，尚未起身，便觉虎口骤热，右手虚软，梁文靖已被人夺去。梁天德定睛一瞧，只见一人白衣飘飘，立在堂心，正是那姓白名朴的白衣文士。

白朴夺过梁文靖，冲梁天德微微一笑，忽地举起折扇，向他肩头拍来，这一拍看似随意，但来势奇快，梁天德刚见他抬手，肩上已着了一下。他尚不觉有异，严刚却觉一阵暖流经他背心，顺着掌心直冲肺腑，不由得哎呀一声，腾腾腾连退三步，背心重重抵在墙上，面皮染血也似。

梁天德自负武艺，但这白朴两度出手，均未瞧得明白，心下好不骇异。端木长歌瞧着白朴施为，却呆立一旁，不敢轻动。白朴轻描淡写夺下梁氏父子，笑了笑，招手道：“来！来！请坐！请坐！”言毕形若无事，

